



名人看名城

太湖纪游

感伤的行旅

鼋渚之冬

太湖一角

忆无锡

无锡纪行

峭寒里的无锡

藕花香里望鼋头

霜枫红叶鼋头渚

天下第二泉

阳山游记

五里湖赏月

吃在无锡

马迹山纪游

无锡

纪行

王稼句 编

上海画报出版社



名人看名城丛书

无 锡 纪 行

王稼句 编

上海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锡纪行/王稼句编著. —上海: 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2

(名人看名城系列)

ISBN 7-80530-974-4

I. 无...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2451 号

策 划 倪墨炎 邓 明

责任编辑 潘颖藻

装帧设计 许尤佳

技术编辑 李 荀

无锡纪行

王稼句 编著

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5 印数 0001—3200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30-974-4/J·975

定价 15.00 元

丛 书 小 引

名城是名人的摇篮。许多名人诞生在名城,成长在名城,创业在名城。他们是名城的优秀儿女。

名城是名人的荟萃之地。许多名人到名城探访。到名城参观,到名城学习,到名城旅游。他们是名城的嘉宾贵客。

名城与名人,相得益彰。

名人写名城,从他们各自的视角,写出了名城的特点、亮点,写出了名城之所以令人流连忘返的秘密。

我们汇集名人写名城的文字,主要是散文,让读者从各方面了解名城,从而热爱名城,同时还可以从美文中得到艺术的享受。

为了便于了解名城,我们辑集了不少名城的照片,力争图文并茂,以使读者赏心悦目。

编 者

新世纪元年元月于上海

目 录

丛书小引	编 者	
太湖纪游	成仿吾	1
太湖游记	钟敬文	11
感伤的行旅	郁达夫	17
春色满江南	徐国桢	36
鼋渚之冬	徐国桢	45
具区访胜记	朱 偁	52
太湖一角	张慧剑	61
忆无锡	陈柱尊	68
无锡纪行	钱歌川	74
峭寒里的无锡	赫 森	82
无锡之观察	王桐龄	95
吴苑梁溪一瞬	徐云石	100
三百里间花如海	芮 麟	103
军帐山游记	芮 麟	115
藕花香里望鼋头	芮 麟	124
偷闲又结独山缘	芮 麟	129
霜枫红叶鼋头渚	徐企闻	137
渔庄	江 澄	142
天下第二泉	盖绍周	146
探梅漫记	盖绍周	151

梅园鼋头渚游记	佩 公	157
蠡园小驻记	许穀人	160
阳山游记	小 仲	163
锡南三山小记	胡山源	166
五里湖赏月	眉 公	172
鼋头渚吃茶	测 海	175
吃在无锡	留 海	178
新年忆旧年	丰子恺	180
阳羨记	庄 俞	182
阳羨纪游	一 澄	187
京杭国道游观记	赵君豪	191
湖山壮兮洞天奇	范烟桥	196
马迹山纪游	蒋维乔	208
诡奇的宜兴双洞	伍稼青	216
庚桑洞里	芮 麟	218
澄江八日记	冯其庸	221
徐霞客之故乡	王维屏	226
河豚	濮 厂	231
编后记	王稼句	235

太湖纪游

成仿吾

“仅仅几分钟的工夫，就能使我们由龌龊的都市逃出，投到纯朴的大自然的怀里来，我们是不能不感谢发明蒸汽机关的人，我们是不能不感谢 Watt。”

我心里这样想着，我的双眼不住地在一望无涯的平原之中狂驰。远方的树木在同我们赛跑，近处的田畴在为我们后退；大地好像分做了两半边在我们的两边旋转：左边的与钟表的双针同一方向，右边的却恰恰相反。我把全身靠在车上月台的后壁（因为我们始终不曾得着一个坐位，直到我们的目的地点），眼睛跟着电线的 Catenary 在玻璃窗上波动：有时电线低到与我们齐肩，有时直涌出车窗以上。无尽藏的电柱一根根把我们一瞥便过去了。

无锡的梅园与太湖的风景，去年此节便有友人 Y 君与 K 君约过我去游玩。那时候，一因不得闲暇，二因游兴不佳，终于不曾实现。这回又是两君来信劝诱，爱牟首先心动，他好像打算一件重大的事情一般，用了回想的神气说道：

“明天是礼拜六，还有大学的筹备会议要去开；后天恰是礼拜日，他们正可以引导我们去探访。后天我们早点起来，乘早班火车去，我们可以玩一天整的。第二天他们有功课，我们可以自己去游玩。”

N 也是无可无不可，于是我们便决定了采用爱牟的

计划。

我从长沙来到上海，不觉已经一年有半，我常常对江浙的朋友们诉我这一年余还不曾感到江南的情调。他们之中有些说，这是因为我总是个南方人；然而大多数都责我不应常在上海不去游玩。我知道他们的话很有道理，不过杭州与苏州我曾去过，结果是使我失望了，我更不知尚有何处可去，我也不曾有过许多的余闲。

我常常这般想，我们如果要领略江南的情调，我们不当向俗人麇集的地方去寻，我们反应向时人罕识的赤裸裸的大自然中去欣赏。因为审美观念尚未发达的一般的中国人，当他们破坏一切美的事物时，他们实比恶魔还要凶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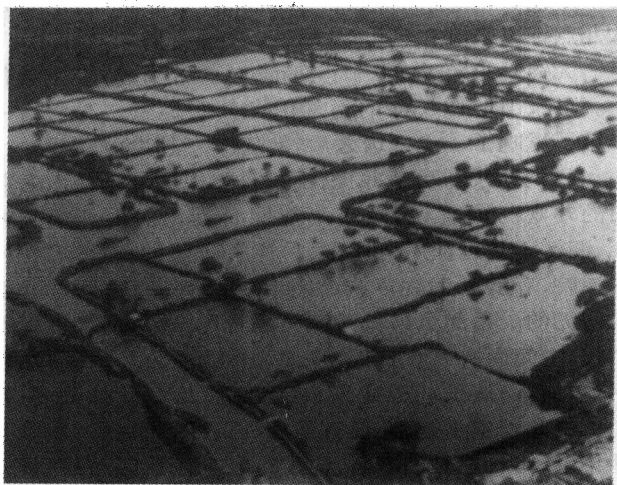
无锡是一个小小县治，太湖尤是强盗出没之所，他们或能使我感到江南的情调。我这样想，所以爱牟提议坐三等车的时候，我还笑说坐四等车都不要紧。

昨晚有人请我们吃饭，爱牟高兴起来，便拉着大家饮了不少的酒。结果是他喝得大醉了。我护他回来睡下之后，因为还有一点事故，便又坐了电车往上海的中央部来，但我也饮了不少的酒，不知不觉之间，我在电车上睡着了。等我醒过来，我已坐过了约莫有两倍多的路。

今早我从醉梦中醒来。从衣袋里抽出表来看时，已经是七点了！不仅早班已过，七点半的第二班车也已来不及了。我急忙穿了衣服来看爱牟时，他兀自酣睡未醒！

我们幸而赶上第三班快车了。虽然没有得着坐位，然而一到这久阔的另一世界之中，我们便什么苦痛都忘记了。

现在在我们面前展开着的是一片一望茫茫的旷野。我们远望浑浊的层云，我们近看澄清的流水，我们看远树，看近村，看阡陌上的行人来往。



水乡鱼塘

在这爽人神魄的慈惠的自然之中,有使我们看了不快的,那便是在田亩中散着的棺材与高冢。这是人为的破坏之一例。我觉得好像有唤人复归现实的呼声在响,又觉得好像在葛雷的《墓畔哀歌》的世界,大地顿如一片荒坟在眼中高高涌起。我把带来的季刊二卷二号中爱牟所译的这首名诗翻出来低吟了几遍,心中不觉起了一阵不可遏的悲响。

到处只是一样的树木,一样的人家与一样的田亩,上海到无锡的旅程毋宁说是单调已极。在这样的单调之中,多少可以给人一点新的刺激的,只是昆山、天平山与苏州的城廓。然而以这点新的刺激来破这极端的单调,未免太微弱了,我们终于在这种单调之中到了无锡。

Y君与K君在出月台的地方引领观望,我们在人群

之中挣扎着，相望而点首。他们显然是很愉快；他们是从九点钟以来町在这里。

无锡是这样大的一个都市，这事情便先使我噤住了。惠泉山形似长沙的岳麓山尤使我惊喜。我们在一个馆子里吃了一点便饭之后，便雇车直赴惠山。

我把惠泉与岳麓并提，不过是就山的外形说。若就山的外观与内容说，到底不能同日而语。岳麓前临湘江，湘江不是运河所可比拟；岳麓有葱蔚的树林，有深幽的禅院，有醉人的钟声，有滴滴的泉水——这些都是惠泉所无的。岳麓虽与长沙城只隔着湘江，然而湘江既甚广阔，中间尚有一洲（即古长沙，今已成为陆地，有居民不少），我们从长沙望此洲，已经好像是海中的仙岛，我们更由此洲望岳麓，那便真是另外的一个世界。我在长沙年余，终日不是由长沙城远望岳麓寄我的遐想，便是遥趋岳麓，避城市的喧嚣。在死城一般的长沙，我能在死尸的堆中住至一年以上，实是因为有了岳麓。

我在长沙一年余的生活电影似的显出在我的眼膜，多少事使我悲酸，又多少事使我苦笑不已！成败是什么？荣辱又是什么？只要是此心所安，那便是天国的实现。浅薄无聊的世人哟！不可救药的群盲哟！……当我这般热狂起来，我们已经到了惠山的脚下。

我们在寄畅园与淮军昭忠祠走了一转，看了所谓天下第二泉之后，便直取向梅园的路走去。这条路说是梅园的主人荣某所修的，路的两旁差不多尽是一样高的桑树。间有勤劳的农夫在田中一根一根的丁宁处理。我常在路的两边行，便有媚人的小枝时常把我的衣袖牵住。我幻想到采桑的时节应当是如何明媚的一片风景。美妙的年轻的姑娘，艳阳的天气，含烟吐翠的桑园，欲绝还飞的低唱。我想大抵要这样才是真的江南的情景。

同是一样的行路，然而一个哲学家可以没入玄妙的思想，一个科学家可以感受自然的启示，一个诗人可以

翱翔于美妙的诗境，一个社会学者可以聚神于生活的观察。我既不是这些人中之这一种人，也不能说是那一种。在上海禁锢了年余以来，我的心情已经失了它旧时的微妙的感受性了。三年前与爱牟同游西湖时，我重见了故国的好水好山，便想起了不少的童时的情景；我恍惚童时有过一双健强的羽翼。然而三年后的现在的我，只觉童时的我已如幻想中的安琪儿一般，已经渺不可即；便是三年前的我，也好像从我手里放去了的一只鸟儿，只是望着那边没有边际的天空在飞，已经无法可以呼唤转来了！

在我的心眼之中尚能隐约查看出来的，只是年余以前的长沙的情景。我们绕着惠山行动时，多少有点相像的岳麓山便也徐徐在我眼中旋转。今天因为是礼拜日，有许多年青的学生成群结队而来，他们是看花回来了。他们的笑语飞扬在乳浊的恼人的低空，他们的红颜照耀在晶明的柔和的桑树。他们的朴质的服装是何等轻快而皎洁，他们的青春的四肢是何等柔软而活泼！我注视着他们的丰实的神气与他们的澄明的眼睛，不禁要流出感激的眼泪来了。

带路的 Y 君与 K 君忽然把我们带上了大路右边的一条小径，我们现在是对准山洼在前进。去年夏天我们极想移到乡下来住，两君写信来说有一个风景极佳的房子，只是我们终于不曾来过。现在我们要往这个地方。

路旁有一个私立的小学，虽然狭小，却很精洁。小径从这里右转。一池碧玉般的静水首先牵住了我们的视线。接着便是左右两条雪白的小桥，与对岸的一个两层的洁白的亭子。稍远处便是一栋矮而明洁的红漆的小屋。我们加了速度，看看左面的池水，又左右看看路旁的梅花，高兴得什么似的前进。有时梅花的香气飞来，我们也不禁为它暂时停止。桥旁的柳树下有三五个

小儿在喧叫。我们轻轻地走上桥来,似乎把他们吓了一跳。小屋共三间,还没有人住。我们从阶下回头望远,隐隐有连山在那边的天际横卧着。亭子建在屋前的假山上,中有长椅,可以坐看这自然清绝的小天地。屋右的林中时有萧萧的风声在响。我们大家倾耳而听,大地顿如沉入了静默的深渊,只闻风声在大空之中消涨。世界在静默之中推移,我们好像超然物外,独立着在的样子。



小桥流水

理智命令我们离开了此处,也不管我们是怎样依依不舍。回到大路上来时,我们还是偷偷地频频回首,我们口里不断地说要移来,虽然心里明明知道世事鲜如人意,明朝的事谁也不能断定在先。

因为怕我的痛脚不好多走,大家改坐了车。归来的游客渐渐增多,他们显然是已经在赶他们的归路。欢乐使他们忘了一日的疲劳,他们的笑语欢呼,依然在低空之中跳跃。梅园的梅花在低垣上静悄悄地探望。门前的车夫在向门内张罗着等候游人归去。我们因为要先

往太湖，便飞一般的过去了。墙内有尖锐的笑声飞扬，春游的欢愉的情绪顿涨。

翻过一座小山，前面已经有了一片澄明的清水。

“这是五里湖。”K君回过头来说，他的眼镜上有湖光在辉闪。

湖水好像在绕着几个远岛右旋；不多远的路，便转到了我们的脚底。我们弃车直下水滨，恰巧有只小船在等着。

我们曾从车上望见有几片孤帆在远处的水天之间倾倚，但是湖边的水却很平静。湖中的鼋头渚在招引我们，犹如神怪小说中的仙岛。当我们离开湖边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能够离开了这现在的世界，向着一个新的可惊异的世界在走；我们被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希望萦绕着，舟子的橹声是异常轻快而果敢。

轻瞬之间，我们已经发见了自己完全在一个水的世界，我们刚才所离开的岸与岸上的湖神庙已经远隔着浮在那边。我们是在水天之间徙倚。我环顾湖山，日本濑户内海的风景无端又显出在我的前面。那是七八年前的事。在一个春假中，我与爱牟曾在这明湖一般的内海畅游过一次。那明媚的风光，至今还不时来入我的清梦，只是鲜明的程度一年不如一年了。我竭力想捕住当年的情景，然而在我眼中显出的，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幻象。清风徐来，把我眼中的幻象也吹得像湖水一样激荡不宁，却使我想起了哥德的《湖上 Auf dem See》：

Und frische Nahrung, neues Blut,

Saug' ich aus freier Welt;

Wie ist Natur so hold und gut,

Die mich am Busen haelt!

Die Welle wieget unsern Kahn

Im Rudertakt hinauf,

Und Berge, wolkig Himmel an,
Begegnen unsern Lauf.

Aug', mein Aug', was sinkst du nieder?
Goldne Träume, Kommt ihr wieder?
Weg, du Traum! So gold du bist;
Hier auch Lieb' und Leben ist.

新的营养,新的血涛,
我由大空之中吮吸;
自然是怎样惠好,
这拥我于怀的!
微波荡摇我们的小船
常与棹声相和,
连山耸入云间,
遥遥在迎你我。

眼哟,我的眼哟,你为何下垂?
黄金般的好梦,于今再回?
去罢,梦哟!你虽则美如黄金;
这里也有爱情,也有生命。

我默念到这里时,怎么也不能再念下去。哥德真是太幸福了。他虽是辞别了心爱的人而来,然而他的澄明的心境常能从大自然中发现新的爱情与新的生命。到处飘流的我却只能在朝雾一般消残了的梦境中搜寻我的营养。爱情与生命是给 Tantalus 的两种最惨酷的刑罚。

隐忧一来,我眼前的世界忽然杳无痕迹了。一片茫漠的“虚无”逼近我来,我如一只小鸟在昏暗之中升沉,又如一片孤帆在荒海之上漂泊。一种突发的震动把我

惊醒时，多谢舟子们，他们把我由鼋头之上救到鼋头渚了。

我们一个个奋勇先登，好像战胜了的骄兵争先占领城地一样。我们已从渚上面对汪的太湖了。Y君抢着到水边的岩石上去听潮声，但是今天的太湖好像正在甜眠，只不住地在把层岩轻舐。

我遥瞰着太湖，徐徐吞吐新鲜的呼吸；觉得神清气爽，好像可以振翼飞去。这时候夕阳已将下山，好像一个将溺的人红着脸独在云海之中奋斗。东边的连山映在夕照中，显出了他们的色彩的变化之丰富。N是一个画家，便从衣袋中抽出一个小簿子来临写。我们一齐抬头仰看 Apollo 的车骑在云海之中动摇；金鞭指处，一片灿烂的金光射来，暂时辉耀不已。

渚的高处有亭，亭的那边尚有一座花神庙。我们匆匆跑过一遍时，渚下的舟子已经在招我们归去。我们同夕阳一步步往下行来，我们下得船来时，夕阳也已经沉下去了。

连山与我们之间，渐渐垂下了一重重的帘幕；山洼岛上忽忽吐出了一片片的青烟。天空越发低下来了。

我们在沉默之中登了岸，又入岸上的古项王庙看了一回；庙中的人已经在吃晚饭，我们便匆匆出来了。车夫好像已经等得不耐，见我们出来，便一个个活跃起来了。

我们在昏冥之中，还从车上不住回头远望。我们自恨没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同太湖诚恳地约了再会。太湖哟！永远的太湖哟！我们虽是乍见便要分离，我们是永远不能忘你！

过梅园时，门前已经没有人影，我们入园约略跑了一遍，人为的风景总觉引不起我们的兴趣来。一堆堆绰约的梅花空在晚风之中把她们的清香徐吐。

一路犬吠声把我们送出门来，四周已经打成了一片

无缝的黑暗。我在车上不禁又想起了《墓畔哀歌》中的“把全盘的世界剩给我与黄昏”。

三月九日脱稿

——选自《创造周报》第四十五号,1924年3月出版

成仿吾(1897—1984),名灏,湖南新化人。创造社发起人之一,文学活动以批评为主。1935年至陕北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著有《灰色的鸟》(与人合集)、《使命》、《仿吾文存》等,近年辑有《成仿吾文集》、《成仿吾教育文集》等。

太湖游记

钟敬文

在苏州盘桓两天，踏遍了虎丘贞娘墓上的芳草，天平山下蓝碧如蜚液的吴中第一泉，也已欣然尝到了。于是，我和同行的李君奋着余勇，转赴无锡观赏汪洋万顷的太湖去。——这原是预定了的游程，并非偶起的意念，或游兴的残余。

我们是乘着沪宁路的夜车到无锡的。抵目的地时，已九点钟了。那刚到时的印象，我永远不能忘记，是森黑的夜晚，群灯灿烂着，我们冒着霏微的春雨，迷然地投没在她的怀中。

虽然是在不安定的旅途中，但是因为身体过于疲劳，而且客舍中睡具的陈设并不十分恶劣之故，我终于舒适地酣眠了一个春宵。醒来时，已是七点余钟的早晨了。天虽然是阴阴的，可是牛毛雨却没有了，我们私心不禁欣慰呢。

各带着一本从旅馆账房处揩油来的《无锡游览大全》，坐上黄包车，我们是向着往太湖的路上进发了。

这是一般游客所要同样经验到的吧，当你坐着车子或轿子，将往名胜境地游玩的时候，（自然说你是个生客。）你总免不了要高兴地唠絮着向车夫或轿夫打探那些，打探这些。或者他不待你的询问，自己尽先把他胸里所晓得的，详尽地向你缕述。（他自然有他的目的，并非无私地想尽些义务教师之责。）我们这时，便轮到这样